

冊二十二

紅樓夢第一回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此開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而借通靈說此石頭記一書也。故曰甄士隱云云。但書中所記何事，何人自己又云：今風塵碌碌一事無成，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上我堂堂鬚眉，誠不若彼裙釵我實愧則有大無可如何之日也。當此日欲將已往所賴衣純補之時，飲甘饜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訓之德，以致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

書名 紅樓夢一百二十回
 乾隆五十六年序刊本
 撰者 清曹霽撰，清高鶚續
 卷 冊二十二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53
 編號 D8653500

彩色音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535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53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紅樓夢一百二十回 乾隆五十六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の注意事項

紅樓夢

第一回

紅樓夢 第二十二本

29.74(22)



双紅堂
小說
53(22)

紅樓夢第一百六回

王倫書

王熙鳳致禍抱羞慚 賈太君禱天消禍患

話說賈政聞知賈母危急卽忙進去看視見賈母驚嚇氣
逆王夫人鴛鴦等喚醒回來卽用疎氣安神的丸藥服了
漸漸的好些只是傷心落淚賈政在旁勸慰總說是兒子
們不肖招了禍來累老太太受驚若老太太寬慰些兒子
們尙可在外料理若是老太太有什麼不自在兒子們的
罪不更重了賈母道我活了八十多歲自作女孩兒起到
你父親手裡都托着祖宗的福從沒有聽見過那些事如
今到老了見你們尙或受罪叫我心裏過得去麼倒不如

台上眼隨你們去罷了說着又哭賈政此時着急異常又聽外面說請老爺內廷有信賈政急忙出來見是北靜王府長史一見面便說大喜賈政謝了請長史坐下請問王爺有何諭旨那長史道我們王爺同西平郡王進內覆奏將人人的懼怕的心感激天恩之語都代奏了主上甚是憫恤并念及貴如溘逝未久不忍加罪着加恩仍在工部員外上行走所封家產惟將賈赦的入官餘俱給還並傳旨令盡心供職惟抄出借券令我們王爺查核如有違禁重利的一概照例入官其在定例生息的同房地文書盡行給還賈璉着革去職銜免罪釋放賈政聽畢即起身叩

謝天恩又拜謝王爺恩典先請長史大人代為稟謝明晨到闕謝恩並到府事磕頭那長史去了少停傳出旨來承辦官遵旨一一查清入官者入官給還者給還將賈璉放下所有賈赦名下男婦人等造冊入官可憐賈璉屋內東西除將按例放出的文書發給外其餘雖未盡入官的早被查抄的人盡行搶去好存者只有傢伙物件賈璉始則懼罪後蒙釋放已是大幸及想起歷年積聚的東西並鳳姐的休已不下七八萬金一朝而盡怎得不痛且他父親現禁在錦衣府鳳姐病在垂危一時悲痛又見賈政含淚叫他問道我因官事在身不大理家故叫你們夫婦總理

家事你父親所爲固難勸諫那重利盤剝究竟是誰幹的
況且非俗們這樣人家所爲如今入了官在銀錢是不打
緊的這種声名出去還了得嗎賈璉跪下說道侄兒辦家
事並不敢存一點私心所有出入的賬目自有賴大吳新
登戴良等登記老爺只管叫他們來查問現在這幾年庫
內的銀子出多入少雖沒貼補在內已在各處做了好些
空頭求老爺問太太就知道了這些放出去的賬連侄兒
也不知道那裏的銀子要問周瑞旺兒終知道買政道據
你說來連你自己屋裏的事還不知道那些家中上下的
事更不知道了我這回也不來查問你現年你無事的人

你父親的事和你珍大哥的事還不快去打聽打听賈璉
一心委屈含着眼淚答應了出去賈政嘆氣連七的想道
我祖父勤勞王事立下功勳得了兩個世職如今兩房和
事都革去了我惟這些子侄沒一個長進的老天啊老天
啊我賈家何至一敗如此我雖蒙家聖恩格外垂慈給還家
產那兩處食用自應歸併一處叫我一人那裏支撐的住
方總璉兒所說更加詫異說不但庫上無銀而且尚有廟
空這几年竟是虛名在外只限我自己爲什麼糊塗若此
倘或我妹兒在世尚有膀臂宝玉雖大更是無用之物想
到那裏不覺淚滿衣襟又想老太太若大年紀兒子們並

沒有自能奉養一日反累他惹得死去活來種種罪孽叫我委之何人正在獨自悲切只見家人稟報各親友進來看候賈政一一道謝說起家門不幸是我不能管叫子侄所以至此有的說我久知令兄赦大老爺行事不妥那邊珍哥更加驕縱若說因官事錯諛得個不是於心無愧如今自己鬧出的倒帶累了一老爺有的說人家鬧的也多也沒見御史參奏不是珍老大得罪朋友何得如此有的說也不怪御史我們聽見說是府上的家人同九個泥腿在外頭吵嚷出來的御史參奏不寔所以誣了這裏的人去總說出來的我想府上待下人最寬的爲什麼還有

道事有的說大見奴才們是一個養活不得的今兒在這裏都是好親友我總敢說就是尊駕在外任我保不得你是不愛錢的那外頭的風聲也不好都是奴才們鬧的你談閒防些如今雖說沒有動你的家倘或再遇着王上疑心起來好些不便呢賈政聽說心下着忙道衆位聽見我的風言怎樣衆人道我們雖沒聽見實據只聞外面人說你在糧道任上怎麼叫門上家人要錢賈政听了便說道我是對得天的從不敢越這要錢的金頭只是奴才在外招謠撞騙鬧出事來我就吃不住了衆人道如今怕也無益只好將現在的管家們都成灰的查一查若有抗王的

奴才查出來嚴七的辦一辦賈政听了點頭便見門上進
來回稟說孫姑爺那邊打發人來說自兄有事不能來着
人來雖難說大老爺該他一種銀子要在二老爺身上還
的賈政心內憂悶只說知道了衆人都冷笑道人說令親
孫紹祖混賬真有些如今丈人抄了家不但不來瞧着幫
補照應倒趕忙的來要銀子真真不在理上賈政道如今
且不必說他那頭親說原是一家兒配錯的我的侄女兒的
罪已經受盡了如今又招我來正說着只見薛蝌進來說
道我打所錦衣府趙堂官必要照御史叅的辦去只怕大
老爺和珍大爺吃名衆人都道二老爺還得是做出去
求求王爺怎麼挽回挽回才好不然這兩家就完了賈政
答應致謝衆人都散那時天已點燈時候賈政進去請賈
母的安見賈母喜喜好些回到自己房中埋怨賈璉夫婦
不知好友如今鬧出放賤取利的事情大家不好方見鳳
姐所爲心裏狠不受用鳳姐現在病重和他所有什物盡
被抄搶一光心內鬱結一時未便埋怨暫且隱忍不言一
夜無話次早賈政進內謝恩並到北靜王府西平王府兩
處叩謝求兩位王爺照應他哥哥侄兒兩位應許賈政又
在同寅相好處話情且說賈璉打聽得父兄之事不狠愛
無法可施只得回到家中平兒守着鳳姐哭泣秋桐在耳

房中抱怨鳳姐賈璉走近旁邊見鳳姐奄奄一息就有多
少怨言一時也說不出來平兒哭道如今事已如此東西
已去不能復來奶奶這樣還得再請個大夫調治調治才
好賈璉道我的性命還不保我這管他麼鳳姐聽見
眼一睜雖不言語那眼淚流個不盡見賈璉出去便與平
兒道你別不達事務了到了這樣田地你還顧我做什麼
我巴不得今兒就死總好只要你設眼裏有我我死之
後你扶養大了巧姐兒我在陰司裏也感激你的平兒聽
了放聲大哭鳳姐道你也是聰明人他們雖沒有來說我
他必怨我雖說事是外頭開的我惹不負我如今也沒
有我的用不但是在枉費心計掙了一輩子的強如今落在
人後頭我只恨用人不當恍惚聽得那邊珍大爺的事說
是強占良民妻子爲妾不從逼死有個姓張的在裏頭你
想想還有誰若是這件事審出來僧們二爺是脫不了的
我那時怎樣見人我要即時就死又耽不起吞金服毒的
你到還要請大夫可不是你爲顧我反倒害了我了麼平
兒愈聽愈慘想來實在難處恐鳳姐自尋短見只得緊緊
守着平兒母不知底細因近日身子好些又見賈政無事
室主室釵在旁天天不離左右覺放心素來最疼鳳姐
便叫鴛鴦將我體己東西拿些給鳳丫頭再拿些銀錢交

給平兒好好的伏侍好了鳳丫頭我再慢慢的分派又命王夫人照着了邢夫人又加了寧國府第人官所有財厝房地等並家奴等俱造冊收盡這裏賈母命人將車接了尤氏婆媳等過來可憐赫赫寧府只剩得他們婆媳兩個並個鳳姐兒一人連一個下人沒有賈母指出房子一所居住就在情春所住的間壁又派了婆子四人了頭兩個伏侍一夜飯食起牀在大廚房內分送衣被什物又是賈母送去更星畫用亦在賬房內開銷俱照榮府每人月例之數那賈赦賈珍賈蓉在錦衣府使用賬房內實在無項可支如今鳳姐一無所有賈璉况又多債家務滿身賈政不

知家務只說已經托人自有照應賈璉無計可施想到那親戚裏頭薛姨媽家已敗王子騰已死餘在親戚雖有俱是不能照應只得暗暗差人下屯將地畝暫賣了數千金作為監中使費賈璉如此一行那些家奴見主家勢敗也便趁此弄鬼並將東莊租稅也就指名借用些此是後話暫且不提且說賈母見祖宗世職革去現在子孫在監質審那天人尤氏等日夜啼哭鳳姐病在垂危雖有宝玉宝釵在側只可解勸不能分憂所以日夜不寧思前想後眼淚不乾一日傍晚叫宝玉回去自己扎淨坐起叫鴛鴦等各處佛堂上香又命自己院內焚起斗香用拐拄着出到

院中琥珀知是老太太拜佛鋪下大紅短毡拜墊賈母上香跪下磕了好些頭念了一回佛含淚祝告天地道皇天菩薩在上我賈門史氏虔誠禱告求菩薩慈悲我賈門數世以來不敢行兇霸道我幫突助子雖不能爲善亦不敢作惡必是後輩兒孫驕侈暴佚暴殄天物以致閻府抄檢現在兒孫監禁自然克多吉少皆由我一人罪孽不教兒孫所以至此我今卽求皇天保佑在監逢克化吉有他的早早安身總有閻家罪孽情願一人承當只求饒恕兒孫若皇天見憐念我虔誠早早賜我一死寬免兒孫之罪默默說到此不禁傷心嗚嗚咽咽的哭泣起來鴛鴦珍珠一面

解勸一面扶進房去只見王夫人帶了宝玉宝釵過來請晚安見賈母悲傷三人也大哭起來宝釵更有一層苦楚想哥哥也在外監將來要處決不知可減緩否翁姑雖然無事眼見家業蕭條宝玉依然瘋傻豪無志氣想到後來終身更比賈母王夫人哭得更痛宝玉見宝釵如此大慟他亦有一番悲戚想的是老太太年老不得安老爺太太見此光景不免悲傷衆姐妹風流雲散一日少似一日追想在園中吟詩起社何等熱鬧自從林妹妹一死我鬱悶到今又有宝姐姐過來未便時常悲切見他憂兒思女日夜難得笑容今見他悲哀欲絕心裏更加不忍竟嚎啕大

哭鴛鴦彩雲鴛鴦見襲人見他們如此也各有所思便也嗚咽起來餘者丫頭們看得傷心也便陪哭竟無人解慰滿屋中哭聲驚天動地將外頭上夜婆子嚇慌急報于賈政知道那賈政正在書房納悶聽見賈母的人來報心中着忙飛奔進內遠遠聽得哭聲甚衆打諒老太太不好急得魂魄俱喪忙進來只見坐着悲啼神魂方定說是老太太傷心你們該勸解怎麼的齊打駭兒哭起來了衆人聽得賈政生氣急忙止哭大家對面發怔賈政上前安慰了老太太又說了衆人几句各自心想道我們原恐老太太悲傷故來勸解怎麼忘情大家痛哭起來正自不解只見老婆子帶了艾侯家的兩個女人進來請了賈母的安又向衆人請安畢便說我們家老爺太太姑娘打發我來說聽見府裏的事原沒有什麼大事不過一時受驚恐怕老爺太太煩惱叫我們過來告訴玉戶說這裏二老爺是不怕的了我們姑娘不要自己來的因不多几日就要出閣所以不能來了賈母聽了不便道謝說你回去給我問好這是我們的家運合該如此承你老爺太太惦記過一日再來奏謝你家姑娘出閣相業你們姑爺是不用說的了他們的家計如何兩個女人向道家計倒不怎麼着只是姑爺長的狠好爲人又和平我們見過好几次看來與這

裏玉二爺差不多還聽得說才情孝問都好的賈母聽了
意歡道僧們都是南邊人雖在這裏住入了那些大規矩
還是從南方兀兒所以新姑爺我們都沒見過我前兒還
想起我娘家的人求最疼的就是你們家姑娘一年三百
六十天在我跟前的日子倒有二百多天渾得這麼大了
我原想給他說個好女婿又爲他妹也不在家我又不便
作主他既如今配了個好姑爺我也放心月裏出閣我原
想過來吃盃喜酒的不料我家鬧出這樣事來我的心就
像在熱鍋裏熬的似的那裏能鼓再到你們家去你回去
說我問好我們這裏的人都說請安問好你替另告訴你
家姑娘不要將我放在心裏我是八十多歲的人了就死
也等不得沒福的了只願他過了門兩口子和順百年到
老我便安心了說着不覺掉下淚來那女人道老太太也
不必傷心姑娘過了門等回了九少不得同姑爺過來請
老太太的安那時老太太見了纔喜歡呢賈母點頭那女
人出去別人都不理論只有宝玉聽了死了一回怔心裏
想道如今一天一天的都過不得了爲什麼人家養了女
兒到大了必要出嫁一出嫁就改變史妹妹這樣一個
人又被他妹妹硬壓着配人了也將未見了我必是又不
理我了我想一個人到了這個没人理的分兒還活着做

什麼想到那裏又是傷心見賈母此時總安又不敢哭泣
只是悶悶的一時賈政不放心又進來瞧瞧老太太見是
好些便出來傳了賴大叫他將閤府裏管事家人的花名
冊子拿來一齊點了一點除去賈赦人官的人當有三十
餘家共男女二百十二名賈政叫現在府內當差的男人
共二十一名進來問起歷年居家用度共有若干進來該
用若干出去那管總的家人將近來支用簿子呈上賈政
看時所入不敷所出又加連年宮裏花用賬上有在外浮
借的也不少再查東省地租近年頭交不及祖上一半如
今用度比祖上更加十倍賈政不看則已看了急得跺腳

道這了不得我打諒雖是聽見管事在家自有把持豈知
好幾年頭裡已就寅年用了卯年的還是這樣裝好看竟
把世職俸祿當作不打緊的事情爲什麼不敗呢我如今
要就省儉起來已是遲了想到那裏背着手踱來踱去竟
無方法衆人知賈政不知理家也是白操心着急便說道
老爺也不用焦心這是家家這樣的若是統總籌起來連
王爺家還不設不過是裝看門面遇到那裏就到那裏如
今老爺到底得了主上的恩典總有這點子家產若是一
並入了官老爺就不用過了不成賈政嘆道放屁你們這
班奴才最沒有良心的仗着主子好的時候任意開銷到

弄光了走的走跑的跑還顧主子的死活嗎如今你們道
是沒有查封的好那知道外頭的名聲大本兒都保不住
還攔得住你們在外頭支架子說大話誑人騙人到鬧出
事來望王子身上一推就完了如今大老爺與珍大爺的
事說是偕們家人鮑二在外傳播的我看這人口冊上并
沒有鮑二這是怎麼說衆人回道這鮑二是不在冊檔上
的先前在寧府州上爲二爺見他老實把他們兩口子叫
過來了及至他女人死了他又回寧府去後來老爺衙門
有事老太太們爺們往陵上去珍大爺替理家事帶過來
的已後也就王大老爺數年不管家海那裏知道這些事

來老爺打諒冊上沒有名字的就只有這個人不知一個
人手下親戚們也有奴才還有奴才呢賈政道這還了得
想夫一時不能清理只得喝退衆人早打了主意在心裏
了且聽賈赦等事齊得怎樣再定一日正在書房籌籌只
見一人飛奔進來說請老爺快進內廷問話賈政聽了心
下着忙只得進去未知何吉下冊分解

下着封只野雞走未快你吉平即衣報

員一人疾奔來隨請命到殿內取問諸賈如驪了心
了且觀賈家辦事密密計計林河家一日五百書寫幾幾只
獸夫一却下請請也只影面說眾人早付了主意出心裏
入手不懸湖附世育双才 故有双才到賈如真說了點
來涉論味話册上双育双字商源没首說個人不城一階

紅樓夢第一百七回

散餘資賈母明大義 復世職政老沐大恩

話說賈政進內見了樞密院各位大人又見了各位玉爺
批靜王道今日我們傳你來有遵旨問你的事實政即忙
跪下衆大人便問道你哥哥交通外官恃強凌弱縱兒聚
賭強占良民妻女不遂逼死的事你都知道麼賈政回道
犯官自從主恩欽點學政任滿後查看賑恤于上年冬底
回家又蒙堂派工程後又往江西作道題叅回都仍在工
部行走日夜不敢怠惰一應家務並未留同察寔在湖
途不能管教子侄這就是辜負聖恩只求主上重重治罪

北靜王據說轉奏不多時傳出旨來北靜王便述道王上
因御史叅奏賈赦父過外官恃強凌弱據該御史即出安
平州五相往來賈赦包攬詞訟嚴鞫賈赦據供平安州原
係姻親來往並未于涉官事該御史亦不能指是惟有倚
勢強索石獸子古扇一欸是实的然係玩物究非哩索良
民之物可比雖石獸子自盡亦係瘋傻所致與逼勒致死
者有間今從寬將賈赦發往臺站効力贖罪所叅賈珍強
占良民妻女爲妾不從逼死一欸提取都察院原案看得
尤二姐寔係張華指腹爲婚未娶之妻因伊貧苦自願退
婚尤二姐之母願給賈珍之弟爲妾並非強占再尤二姐
自刎掩埋並未報官一欸查尤二姐原係賈珍妻妹本意
爲伊擇配因被逼害定禮眾人揚言穢亂以致羞忿自盡
並非賈珍逼勒致死但身係世襲職員罔知法紀以埋人
命本應重治念伊究屬功臣後裔不刃加罪亦從寬革去
世職派往海疆効力贖罪賈蓉年幼無干省釋賈政寔係
在外任多年居官尙屬勤慎免治伊治家不正之罪賈政
聽了感激涕零叩首不及又叩求王爺代奏下忱北靜王
道你該叩謝天恩更有何奉賈政道犯官仰蒙聖恩不加
大罪又蒙將家產給還寔在捫心惶愧願將祖宗遺受俸
祿積餘置產一井及官北靜王道王上仁慈待下明慎用

刑賞罰無差如今既蒙莫大深恩給還財產你又何必多
此一奏眾官也說不必賈政便謝了恩叩謝了王爺出來
恐賈母不放心急忙趕回上下男女人等不知傳進賈政
是何言凶都在外頭打聽一見賈政回家都略略的放心
也不敢問只見賈政忙忙的走到賈母跟前將蒙聖恩寬
免的事細細告訴了一遍賈母雖則放心只是兩個世職
革去賈政又往台站効力賈珍又往海疆不免又悲傷起
來邢夫人尤氏聽見那話更哭起來賈政便道老太太放
心大哥雖則白頭効力也是爲國家辦事不致受苦只要
辦得妥當必可復職珍兒正是年輕狠該出力若不是之

樣便是祖父的餘德亦不能共享說了些寬慰的話賈母
素來本不大喜歡賈赦那邊東府賈珍究竟隔了一層只
有邢夫人尤氏痛哭不已邢夫人想着家產一空丈夫年
老遠出膝下雖有理兒又是素來順他二叔的如今是都
靠着二叔他兩口子更是順着那的去了儘我一人孤苦
伶仃怎麼好那尤氏本來獨掌寧府的家計除了賈珍也
弄是惟他爲尊又與賈珍夫婦相和如今犯事遠出家財
抄盡住在榮府雖則老太太疼愛終是依人門下又帶了
借鴛鴦鳳蓉兒大婦又是不能與家立業的人又想着二
姊妹三姊妹俱是璉二叔開的如今他們倒安穩無事依

舊夫婦完聚只留我們幾人怎生度口想到這裡痛哭起來賈母不忍便問賈政道你大哥和珍兒現已定案可能回家蓉兒既沒他的事也該放出來了賈政道若在定例大哥是不能回家的我已托人徇個私情叫我們大老爺同侄兒回家好置辦行裝衙門內業已應了想來蓉兒同着他爺七父親一起出來只請老太太放心兒子辦去賈母又道我這几年老的不成人了縱沒有問過家事如今東府是全抄去了房屋人官不消說的你大哥那邊地兒那裏也都抄去了咱們西府銀庫東省地土你知道到底還剩了多少他兩個起身也得給他們几千銀子纔好賈政正是没法聽見賈母一問心想看若是說明又恐老太太着急若不說明不用說將來現在怎樣辦法定了主意便問道若老太太不問兒子也不敢說如今老太太既問到這裏現在地兒也在這裏昨日兒子已查了舊庫的銀子早已虛空不但用盡外頭還有虧空現今大哥這件事若不能跟狂人辯說主上寬恩只怕他們爺兒兩個也不肯好就是這項銀子倘無打算東省的地畝早已賣年吃兩年的租兒了一時也籌不轉來只好儘所有的家聖器沒有動的衣服首飾拆變了給大哥珍兒作盤費罷了過目的事只可再打算賈母聽了又急得眼淚直淌說道

心裏苦咱們家到了這樣田地了麼我雖沒有經過我想
起我家向日比這裏還強十倍也是攪了几年虛架子沒
有出這樣事已經塌下來了不消一二年就完了據你說
起來咱們竟一兩年就不能支了賈政道若是這兩個世
係不動外頭還有此物移如今無可指稱誰肯接濟說着
也淚流滿面想起親戚來用過我們的如今都窮了沒有
用過我們的又不肯照應了昨日兒子也沒有細查只看
家下的人了冊子別說上頭的錢一無所出那底下的人
也養不起許多賈母正在憂慮只見賈赦賈珍賈蓉一齊
進來給賈母請安賈母看這般光景一隻手拉着賈赦一

隻手拉着賈珍便大哭起來他兩人臉上羞慚又見賈母
哭泣都跪在地下哭着說道兒孫們不長進將祖上功勳
丟了又累老太太傷心兒孫們是死無葬身之地的了滿
屋中人看這光景又一齊大哭起來賈政只得勸解倒先
要打并他兩個的使用大約在家只可住得一兩日繼則
人家就不依下老太太含悲忍淚的說道你兩個且各自
同你們媳婦們說說話兒去罷又吩咐賈政道這件事是
不能久待的想來外面挪移恐不中用那時悞了欵限怎
麼好只好我替你們打籌罷了就是家中如此亂糟糟的
也不是常法見一面說着便叫鴛鴦吩咐去了這裏賈赦

等出來又與賈政哭泣了一會都不免將從前任性過後
惱悔如今分離的話說了一會各自同媳婦那邊悲傷去
了賈赦年老倒也拋的下獨有寶珍與九氏怎忍分離賈
璉賈蓉兩個也只有拉着父親啼哭雖說是比軍流減等
究竟生離死別這也是事到如此只得大家懷着心腸過
去却說賈母叫邢王二夫人同了鴛鴦等開箱匣將做
媳婦到如今積攢的東西都拿出來又叫賈赦將賈珍
等一一的分派說這裏現有的銀子交賈赦三千兩你拿
三千兩去做你的盤費使用留一千給太太易用這三
千給珍兒你只許各手一千去留下二千交你媳婦過日子
仍舊各自度口房子是在一處飯食各自吃罷因了頭將
來的親事還是我的事只可憐鳳丫頭操心了一輩子如
今弄得精光也給他三千兩叫他自已收着不許叫蓮兒
用如今他還病得神昏氣喪叫平兒來拿去這是你祖父
留下來的衣服還有我少年穿的衣服首飾如今我用不
着舅的吩咐大老爺珍兒媳兒蓉兒拿去分了女的吩咐
太太珍兒媳婦鳳丫頭拿了分去這五百兩銀子交給
蓮兒明年將杯了頭的棺材送回南去分派定了又叫賈
政道你說現在還該着人的使用這是少不得的你就拿
這金子變賣債還這是他們鬧掉了我的你也是我的兒

子我並不偏向宝玉已經成了家我剩下這些金銀等物大約還值幾十兩銀子這是都給宝玉的了珠兒媳婦向來孝順我蘭兒也好我也分給他們些這便是我的事情完了賈政見母親如此明斷分晰俱跪下哭着說老太太這麼大年紀兒孫們沒點孝順承受老祖宗這樣恩典叫兒孫們更無地自容了賈母道別瞎說若不鬧出這個亂兒我還收着呢只是現在家人過多只有二老爺是當差的留幾個人就設了你就吩咐管事的將人叫齊了他分派安當各家有人便就罷了譬如一抄盡了怎麼樣呢我們裏頭的也要叫人分派該配人的配人賞去的賞去如

今雖說俗們這房子不入官你到底把這園子支了纔好那些田地原交墮兒清理該賣的賣該留的留斷不要支架子做空頭我索性說了罷江南甄家還有幾兩銀子二太太那裏收着該叫人就送去罷倘或再有點事出來可不是他們躲過了風暴又遇了雨了麼賈政本是不知當家立計的人一聽賈母的話一一領命心想老太太實在真是理家的人都是我們這些不長進的鬧壞了賈政見賈母勞之來着老太太歇歇養神賈母又道我所剩的東西也有限等我死了做結果我的使用餘的都給我伏侍的了頭賈政等聽到那裏更加傷感大家跪下請老太

太寬懷只願兒子們托老太太的福過了些時都邀了恩
眷那時兢兢業業的治起家來以贖前愆盡養老太太到
一百歲的時候賈母道但願這樣總好我死了也好見祖
宗你們別打諷我是享得富貴受不得貧窮的人那不過
這幾年看看你們講上烈烈我夢得都不管說說笑笑養
身子罷了那知道家運一敗直到這樣若說外頭好看裏
頭空虛是我早知道了只是居後氣養移體一時下不
得臺來如今借此正好收斂守住這個門頭不然叫人笑
話你你還不知只打諷我知道窮了倚着急的要死我心
裏是想着祀宗莫大的功勳無一日不指望你們祀祖宗
還雖能殼守住也就罷了誰知他們爺兒兩個做些什麼
勾當賈母正自長篇大論的說只見豐兒慌慌張張的跑
來回王夫人道今早我們奶奶聽見外頭的事哭了一場
如今氣都接不上來平兒叫我來回太太豐兒沒有說兒
賈母聽見便問到底怎麼樣王夫人便代回道如今說是
不大好賈母起身道噯這些冤家竟要磨死我了說着叫
人扶着要親自看去賈政即忙攔住勸道老太太傷了好
一回的心又分派了好些事這會該歇歇便是孫子媳婦
有什麼事該叫媳婦時去就是了何必老太太親身過夫
呢倘或一再傷感起來老太太身上要有一點兒不好叫故

兒子的怎麼處呢賈母道你們各自出去等一會子再進來我還有話說賈政不敢多言只得出來料理兒侄起身的事又叫賈璉招人跟去這裏賈母纔叫鴛鴦等人拿了給鳳姐的東西跟着過來鳳姐正在氣厥平兒哭得眼紅聽見賈母帶着王夫人宝玉寶釵過來疾忙出來迎接賈母便問這會子怎麼樣了平兒恐驚了賈母便說這會子好些老太太既來了請進去瞧瞧他先跑進去輕輕的揭開帳子鳳姐睜眼瞧着只見賈母進來滿心慚惶先前原打算賈母等惱他不疼的了是死活由他的不料賈母親自來瞧心裏一寬賈母那擁塞的氣略鬆動些便要化淨坐起賈母叫平兒按着不要動你好些麼鳳姐含淚道我從小兒過來老太太太怎麼樣疼我那知我福氣薄叫神鬼支配的失魂落魄不但不能殼在老太太跟前盡點孝心公婆前討個好還是這樣把我當人叫我帮着料理家務被我鬧的七顛八倒我還有什么臉兒見老太太太呢今日老太太太親自過來我更當不起了恐怕該活三天的又折土了兩天去了說着悲咽賈母道那些事原是外頭鬧起來的與你什麼相干就是你的東西被人拿去這也算不了什麼呀我帶了好些東西給你任你自便說着叫人拿上來給他瞧瞧鳳姐本是貪得無厭的人

如今被抄盡淨本是愁苦又恐人埋怨正是幾不欲生的時候今見賈母仍舊疼他王夫人也嘆怪過來安慰他又想賈璉無事心下安放好些便在枕上說賈母磕頭說道請老太太放心若是我病托着老太太的福好了些我情願自己當個粗使子頭盡心竭力的伏侍老太太太太罷賈母聽他說得傷心不免掉下淚來寶玉是從來沒有經過這大風浪的心下只知安樂不知憂患的人如今碰來碰去都是哭泣的事所以他竟比傻子尤甚見人哭他就哭鳳姐看見眾人憂悶反倒勉強說幾句寬慰賈母的話求着請老太太太太回去我畧好些過來儘頭說着將頭仰起賈母叫平兒好生服侍短什麼到我那裏要去說着帶了王夫人將斐回到自己房中只聽見兩三處哭聲賈母寔在不忍聞見便叫王夫人散去叫宝玉去見你王爺大哥送一送就回來自已躺在榻上下淚幸喜鴛鴦等能用百樣言語勸解賈母暫且安歇不言賈赦等分離悲痛那些跟去的人誰是願意的不免心中抱怨叫苦連天正是生離果勝死別看者比受者更加傷心好好的一个榮國府鬧到人嚎鬼哭賈政最循規矩在偷常上也講究的執手分別後自己先騎馬趕至城外舉酒送行又叮嚀了好些國家軫恤勳臣力因報稱的話賈赦等揮淚分頭

而別賈政帶了宝玉回家未及進門只見門上有好些人
在那裏亂嚷說今日旨意將榮國公世職着賈政承襲那
些人在那裏要喜錢門上人和他們分爭說是本來的世
職我們本家襲了有什麼喜報那些人說道那世職的榮
耀比任什麼還難得你們大老爺鬧掉了想要這個再不
能的了如今的聖人在位赦過宥罪還賞給二老爺襲了
這是千載難逢的怎麼不給喜錢正鬧着賈政回家門上
回了雖則喜歡究竟是哥哥犯事所致反覺感極涕零趕着
進內告訴賈母王夫人正恐賈母傷心過來安慰聽得世
職復還自是歡喜又見賈政進來賈母拉了說些勤勉報

恩的話獨有邢夫人尤氏心下悲苦只不好露出來且說
外面這些趨炎奉勢的親戚朋友先前賈宅有事都遠避
不來今兒賈政襲職知聖眷尚好大家都來賀喜那知賈
政純厚性成因他襲哥哥的職心內反生煩惱只知感激
矢恩于第一日進內謝恩到底將賞還府第園子備摺奏
請入官內廷降旨不必賈政經得放心回家已後循分供
職但是家計蕭條入不敷出賈政又不能在外應酬家人
們見賈政忠厚鳳姐抱病不能理家賈璉的虧缺一日重
似一日難免典屋賣地府內家人幾個有錢的怕賈璉纏
擾都裝窮躲事甚至告假不來各自另尋門路獨有一個

包勇雖是新投到此恰遇榮府壞事他倒有些真心辦事見那些人欺瞞主子便時常不忿奈他是個新來乍到的人一句話也插不上他便生氣每天吃了就睡眾人嫌他不肯隨和便在賈政前說他終日貪杯生事並不當差賈政道隨他去罷原是甄府荐來不好意思橫豎家內添這一人吃飯雖說是窮也不在他一人身上並不叫來驅逐眾人又在賈璉跟前說他怎樣不好賈璉此時也不敢自作威福只得由他忽一日包勇來不過吃了幾杯酒在榮府街上閒逛見有兩個人說話那人說道你瞧怎麼個大府前兒抄了家不知如今怎麼樣了那人道他家怎麼能

敗聽見說裏頭有位娘娘是他家的姑娘雖是死了到底有根基的况且我常見他們來往的都是王公侯伯那裏沒有照應便是現在的府尹前任的兵部是他們的一家難道有這些人還護庇不來麼那人道你白住在這裏別人猶可獨是那個賈大人更了不得我常見他在兩府來往前兒御史雖忝了主子還叫府尹查明實蹟再辦你道他怎麼樣他本沾過兩府的好處怕人說他袒護一家他便狠狠的踢了一腳所以兩府裏總到查抄了你道如今

的世情還了得嗎兩人無心說閒話豈知旁邊有人跟着聽的明白包勇心下暗想天下有這樣負恩的人但不知

是我老爺的什麼人我若見了他便打他一個死開出事
來我承當去那包勇正在酒後胡思亂想忽聽那邊喝道
而來包勇遠遠站着只見那兩人輕輕的說道這來的就
是那個賈大人了包勇聽了心裏懷恨起了酒興便大
的道沒良心的男女怎麼忘了我們賈家的恩了兩村在
轎內聽得一個賈字便留神觀看見是一個醉漢便不理
會過去了那包勇醉着不知好歹便得意洋洋回到府中
問起同伴知是方纔見的那位大人是這府裏提拔起來
的他不知甚麼恩反來踢弄僧們家裏見了他罵他几句他
竟不敢答言那榮府的人本嫌包勇只是主人不計較他

如今他又仕外間禍不得不回起賈政無辜便將包勇喝
酒鬧事的話回了賈政此時正怕風波聽得家人回直便
一時生氣叫進包勇罵了幾句便派去看園不許他在外
行走那包勇本是直爽的脾氣投了主子他便赤心盡主
豈知賈政反倒責罵他他也不敢再辨只得收拾行李往
園中看守澆灌去了未知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園中看守幾載去了一未映彩華吹散一回分辦

豈似賈家又因賈家出出不出再葬只將銀命了李李
行去派司更本景直逐的朝廟對了主子出財亦心變王
一却主原回並回現歸了凡何而必生看園下指此五火
國開重商而回了實也此報五由風起雲影家人回前更
吹今出又出小園誰不替不問或賈政無事更與何更與

紅樓夢第一百八回

強歡笑蘅蕪慶生辰 死纏綿瀟湘問鬼哭

却說賈政先前曾將房產並大觀園奏請入官內廷不收
又無人居住只好封鎖因園子接連尤氏惜春住宅太寬
曠濶無人遂將包勇罰看荒園此時賈政理家又奉了賈
母之命將人口漸次減少諸凡省儉倘且不能支持幸喜
鳳姐為賈母疼惜王夫人等雖則不大喜歡若說治家辦
事尚能出力所以將內事仍交鳳姐辦理但近來因被抄
以後諸事運用不來也是每形拮据那些房頭上下人等
原是寬裕慣的如今較之往日十去其七怎能周到不免

怨言不絕鳳姐也不敢推托扶病承歡賈母過了些時賈赦賈珍各到當差地方侍有用度暫且自安寫書回家都言安逸家中不必掛念于是賈母放心邢夫人尤氏也畧畧寬懷一日史湘雲出嫁回門來賈母這邊請安賈母提起他女婿甚好史湘雲也將那裏過日平安的話說了請老太太放心又提起黛玉去世不免大家淚落賈母又想起迎春苦楚越發悲傷起來史湘雲勸解一回又到各家請安問好畢仍到賈母房中安歇言及薛家這樣人家被薛大哥鬧的家破人亡今年雖是緩決人犯明年不知可能減等賈母道你還不知道呢昨兒蟠兒媳婦死的不明

白幾乎又鬧出一場大事來這幸虧老佛爺有眼叫他帶來的丫頭自己供出來了那夏奶奶總沒的說了自家攔住相驗你姨媽這裏總將裏肉打的打出去了你說說真真是六親同運薛家是這樣了姨太太守着薛蝌過日爲這孫子有良心他說哥七在監裏尚未結局不肯娶親你那妹妹在太太那邊也就狠苦琴姑娘爲他公公死了尙未滿服梅家尙未娶去二太太的娘家舅太爺一死鳳丫頭的哥七也不成人那一舅太爺也是個小氣的又是官項不清也是打飢荒甄家自從抄家已後別無信息湘雲道三姐姐去了曾有書字回來麼賈母道自從嫁了去

二老爺回來說你三姐姐在海疆甚好只是沒有書信我也日夜惦記爲着我們家連連的出些不好事所以我也顧不來如今四丫頭也沒有給他提親環兒呢誰有功夫提起他來如今我們家的日子比你從前在這裏的時候更甚些只可憐你宝姐姐自過了門沒過一天安逸日子你二哥也還是這樣瘋七顛七這怎麼處呢湘雲道我從小兒在這裏長大的這裏那些人的脾氣我都知道的這一回來了竟都改了樣子了我打諺我隔了好些時沒來他們生疎我我細想起來竟不是的就是見了我披他們的意思原要像先前一樣的執鬧不知道怎麼說說就傷心起來了我所以坐上就到老太太這裏來了曹母道如今這樣日子在我也罷了你們年輕上兒的人還了得我正要想個法兒叫他們還執鬧一天纏好只是打不起這個精細來湘雲道我想起來了宝姐姐不是後見的生日嗎我多住一天給他拜週壽大家執鬧一天不知老太太怎麼樣曹母道我真正氣糊塗了你也不題我竟忘了後日可不是他的生日我明日拿出錢來給他辦個生日他沒有定親的時候倒做過好幾次如今他過了門倒沒有做宝玉這孩子頭裏狠伶俐狠淘氣如今爲着家裏的事好不把這孩子越發弄的話都沒有了倒是珠兒媳婦还好

他有的時候是這麼苦沒的時候他也是這麼着帶着關
兒靜上的見過日子倒難爲他湘雲道別人還不離獨有
連二嫂子連模樣兒都改了說話也不恰倒了明日等我
來引道他們看他們怎麼樣但是他們嘴裏不說心裏要
抱怨我說我有了湘雲說到那裏却把臉飛紅了賈母會
意道這怕什麼原來姊妹們却是在一處樂慣了的說上
笑上再別要留這些心大凡一個人有也罷沒也罷總要
愛得富貴耐得貧賤纔好你宝姐上生來是個大方的人
頭裏他家這樣好他也是一點兒不驕傲後來他家壞了事
他也是舒上姐上的如今在我家表宝玉待他好他也是
那樣安頓一時待他不好不見他有什麼煩惱我看這孩
子倒是個有福氣的你林姐上那是個最小性兒又多心
的所以到底不長命鳳丫頭也見過些事狠不該略見些
風波就改了樣子他若這樣沒見識也就是小器了後見
宝丫頭的生日我替另拿出銀子來執執開上給他依個
生日也叫他喜歡這一天湘雲發應道老太太說得狠是
索性把那些姐妹們都來了大家敘一敘賈母道自然要
請的一時高興道叫鴛鴦拿出一百銀子來交給外頭叫
他兩日趕預備兩天的酒飯鴛鴦領命叫婆子交了出去
一宿無話次日傳話出去打發人去接迎春又請了薛姨

媽宝琴叫帶了香菱來又請李嬪娘不多半日李紋李綺都來了宝釵本沒有知道所見老太太的了頭來請說薛姨太太來了請二奶奶過去說宝釵心裏喜歡便是隨身衣服過去要見他母親只見他妹子宝琴並香菱都在這裏又見李嬪娘等人也都來了心想那些人必是知道我們家的事情現了所以來問候的便去問了李嬪娘好見了賈母然後與他母親說了幾句話便與李家姐妹們問好湘雲在旁說道太太們請都坐下讓我們姐妹們給姐姐拜壽宝釵所了倒呆了一呆回來一想可不是明日是我的生日嗎便說妹妹們過來瞧老太太是該的若說爲

我的生日是断断不敢的正推讓着宝玉也來請薛姨媽李嬪娘的安所見宝釵自己推讓他心裏本早打算道宝釵生日因家中鬧得七顛八倒也不敢在賈母處提起今見湘雲等家人要拜壽便喜歡道明日纔是生日我正要告訴老太太來湘雲笑道扯臊老太太還等你告訴你打諛這些人爲什麼來是老太太請的宝釵听了心下未信只听賈母合他母親道可憐宝釵頭做了一年新媳婦家裡接連三的有事總沒有給他做過生日今日我給他做個生日請姨太太太太們來大家說上話兒薛姨媽道老太太這些時心裏纔安他小人見家還沒有孝敬老太太

太倒要老太太上操心湘雲道老太太最疼的孫子是二哥
哥難道二嫂子就不疼了麼況且宝姐也配老太太上給
他做生日宝釵低頭不語宝玉心裏想道我只說史妹上
出了閣是換了一個人了我所以不敢親近他上也不來
理我如今听他的話原是和先前一樣的爲什麼我們那
個過了門更覺得腫腫了話都說不出來了呢正想着小
丫頭進來說二姑奶奶回來了隨後李紈鳳姐都進來大
家廝見一番迎春提起他父親出門說本要趕來見上只
是他攔着不許來說說是借們家正是悔氣時候不要沾染
在身上我扭不過沒有來直哭了兩三天鳳姐道令兒爲
什麼肯放你回來迎春道他又說借們家一老爺又襲了
職還可以走走不妨事的所以纔放我來說着又哭起來
賈母道我原爲氣得慌今日接你們來給孫子媳婦過生
日說上笑笑解個悶兒你們又提起這些煩人又招起
我的煩惱來了迎春等都不敢作声了鳳姐雖說說
幾句有興的話終不似先前爽利招人發笑賈母心裏要
宝釵喜歡故意的催鳳姐說話鳳姐也知賈母之意便
竭力張羅說道今兒老太太上喜歡些了你看這些人好幾
時沒有聚在一處今兒齊全說着回過頭去看見婆上尤
氏不在這裏又滿住了口賈母爲着齊全兩字也想邢夫



人等叫人請去那夫人尤氏惜春等聽見老太太叫不敢
不來心內也十分不願意想着家業零敗偏又局與給寶
釵做生日到底老太太偏心便來了也是無精打彩的賈
母問起岫烟來那夫人假說病有不來賈母會意知薛姨
媽在這裏有些不便也不提了一時擺下奠酒賈母說也
不送到外頭今日只許俗們姐兒們樂一樂宝玉雖然娶
過親的人因賈母疼愛仍在裏頭打混但不與湘雲宝玉
等同席便在賈母身旁設着一個坐兒他代宝釵輪流敬
酒賈母道如今且坐下大家喝酒到換晚兒再到各處行
禮去若如今行起來了大家又鬧規矩把我的興頭打到
去就沒趣了宝釵便依言坐了賈母又叫人來道你們今
兒索性灑脫些各留一兩個人伺候我叫鴛鴦帶了彩去
管見尤衣人平兒等在後間去也喝一鍾酒鴛鴦等說我們
還沒有措二奶奶碰頭怎麼就好喝酒去呢賈母道我
說了你們只管去用的着你們再來鴛鴦等去了這裏賈母
纔說薛姨媽等勸酒見他們都不是往常的樣子賈母着
急道你們到底怎麼處着大家高興些總好湘去道我們
又吃又喝還要怎樣風流道他們小的時候見都高興如
今都碍着臉不敢混說所以老太太照着冷淨了宝玉輕
輕的告訴賈母道話是沒有什麼說的再說就說到不好



的上頭來了不如老太太出個主意叫他們行個合兒能
賈母側着耳朵听了笑道若是行合兒得叫鴛鴦去宝玉
听了不待再說就出席到後間去我鴛鴦說老太太要行
合叫姐姐去呢鴛鴦道小爺讓我們舒舒服服的喝一盃
罷何苦來又來攪什底宝玉道當真老太太說得叫你去
呢與我什应相干鴛鴦沒法說道你們只管喝我去就
來便到賈母那邊老太太道你來了不是要行合嗎鴛鴦
道所見宝玉二爺說老太太叫我取不來嗎不知老太太要
行什应合兒賈母道那文的性情的慌武的又不好你倒
是想個新鮮想兒想好鴛鴦想了想道如今姨太太有
了年紀不肯費心倒不如拿出合盆骰子來大家擲個曲
脚名兒賭輪贏酒罷賈母道這也使得便命人取骰盆放
在桌上鴛鴦說如今用四個骰子擲去擲不出名兒來的
罰一盃擲出名兒來每人喝酒的盃數兒擲出來再定衆
人听了道這是容易的我們都隨著鴛鴦便打點眾人
叫鴛鴦喝了一盃就在他身上數起恰是薛姨媽先擲薛
姨媽便擲了一下却是四個么鴛鴦道這是有名的叫做
商山四皓有年紀的喝一盃於是賈母李嬪娘那玉兩夫
人都該喝賈母舉酒要喝鴛鴦道這是姨太太擲的還該
姨太太說個曲脚名兒下家見接一句千家詩說不出的



罰一盃薛姨媽道你文來算計我了我那裏說得上來賈母道不說到底寂寞還是說一句的好下家兒就是我了若說不出來我陪姨太太喝一鍾就是了薛姨媽便道我說個臨老入花叢賈母點點頭兒道將謂偷閒少年說完盃盆過到李紋便擲了兩個四兩個二鴛鴦說也有名了這叫作刻阮入天臺李紋便接盃說了一個三士入桃源下手兒便是李紈說道弄得好些秦大家又喝了一口盃盆又過到賈母跟前便擲了兩個二兩個三賈母道這要喝酒了鴛鴦道有名兒的這是江蘇引鴛鴦人都該喝一盃鳳姐道鴛鴦是鴛鴦到氣了好些了家人瞅了他一眼

鳳姐便不言語賈母道我說什麼呢公領係罷下手是李紈便說道明看見童提柳花衆人都說好宝玉已不得要說只是令盆輪不到正想着恰好到了跟前便擲了一個二兩個三一個么便說道這是什麼鴛鴦也笑道這是個臭先喝一盃再擲罷宝玉只得喝了又擲這一擲上了兩個三兩個四鴛鴦道有了這叫做張敞畫眉宝玉明白打趣他字釵的臉也飛紅了鳳姐不大懂得還說二兄弟快說了再我下家兒是誰宝玉明知難說自認罰了罷我也沒下家過了合盆輪到李紈便擲了一下兒鴛鴦道大奶也得是十二金釵宝玉听了赶到李紈身傍看時只見紅綠

對開便說這一個好看得狠忽然想起十二釵的夢來便
呆上的退到自已座上心裏想這十二釵說是金陵的怎
麼家裏這些人如今七六八小的就剩了這幾個復又看
七湘云寶釵雖說者在只是不見了黛玉一時按捺不住
眼淚便要下來恐人看見便說身上臊的狠脫去衣服去
擲了筭出扇去了這史湘云看見黛玉這般光景行詩還
王擲不出好的被別人擲了去心裏不喜歡便去了又嫌
那個合兒沒趣便有些煩只見李執道我不說了席間似
人也不齊不如罰我一杯賈母道這合兒也不執鬧不
如罰了史湘云擲一下看擲出個什麼來小了頭便把
盆放在鴛鴦跟前鴛鴦依喬便擲了兩個二一個五那
一個骰子在盆中只管轉鴛鴦叫道不要五那骰子單上
轉出一個五來鴛鴦道了不得我輸了賈母道這是不算
什麼的嗎鴛鴦道名兒倒有只是我說不上曲牌名來賈
母道你說名兒我給你謝鴛鴦道這是浪掃浮萍賈母道
這也不難我替你說個秋風人琴索鴛鴦上下手的就是湘
云便道白萍吟尺楚江秋衆人都道這句狠確賈母道這
合完了階門喝兩杯吃飯罷回頭一看見黛玉還沒進來
便問道黛玉那裏去了還不來鴛鴦道換衣服去了賈母
道誰跟了去的那鶯兒便上來回道我看見二爺出去我

叫幾人姐上跟了去了賈母王夫人總放心等了一回王夫人叫人去我求小丫頭子到了新房只見五兒在那裏擗蠅小丫頭便問寶二爺那裏去了五兒道在老太太那邊喝酒呢小丫頭道我在老太太那裏太太叫我來我的豈有在那裏倒叫我來我的理五兒道這就不知道了你到別處我去罷小丫頭没法只得回來遇見秋紋便道你見二爺那裏去了秋紋道我也我他太太們等他吃飯這會子那裏去了呢你快去回老太太去不必說不在家只說喝了酒不大受用不吃飯了畧躺一躺再來請老太太們吃飯罷小丫頭依言回去告訴珍珠珍珠依言回了賈

母賈母道他本來吃不多不吃也罷了叫他歇歇罷告訴他今見不必過來有他媳婦在這裏珍珠便向小丫頭道你所見了小小頭答應着不便說明只得在別處轉了一轉說告訴了衆人也不理會便吃畢飯大家散坐說話不題且說寶玉一時傷心走了出來正無主意只見衆人起來問是怎麼了寶玉道不怎麼只是心裏煩得慌何不趁他們喝酒借們兩個到珍大奶奶那裏避上去衆人道珍大奶奶在這裏去找誰寶玉道不找誰誰上他既在這裏住的房屋怎麼樣衆人只得跟着他一面走一面說走到尤氏那邊又一個小門兒半開手掩寶玉也不進去只見看

園門的兩個婆子坐在門檻上說話見寶玉問道這小門問着底婆子道天天是不開的今見有人出來說今日預備全太太要用園裏的菓子故開着門等着寶玉便慢慢的走到那邊果見腰門半開寶玉便走了進去裏人忙拉住道不用去園裏不干河常沒有人去不要有撞見什麼寶玉仗着酒氣說我不怕那些裏人苦上的拉住不容他去波子們上來說道如今這園子安靜的了自從那日道士拿了妖去我們摘花兒打菓子一個人常走的二谷要去的僧們都跟着有這些人怕什麼寶玉喜孜孜裏人也不便相強只得跟着寶玉進得園來只見滿目淒涼那些花木

枯萎更有幾處亭館彩色久經剝落遠望七望見一叢修竹倒還茂盛寶玉一想說我自病時出園住在後邊一連幾個月不准我到這裏瞬息荒涼你看獨有那幾杆翠竹青葱這不是滿湘館底裏人道你幾個月沒來連方向都忘了僧們只管說話不查將怡紅院走過了出過頭來用手指着道這纔是消湘館呢寶玉順着裏人的手一瞧道可不是過了嗎僧們回去瞧上裏人道天晚了老太太必是等着吃做該回去了寶玉不言我着田路竟往前走你道寶玉離離了大觀園將及一載豈遂忘了路徑只因裏人恐他見了消湘館想起黛玉又要傷心所以用言混過豈

知宝玉只望裏走天又曉招了邪氣故宝玉問他只說已
走過了欲宝玉不去不料宝玉的心惟在滿湘館內裏人
見他往前急走只得赶上見宝玉站着似有所見如有所
聞便道你什麼宝玉道消湘館倒有人住着裏人道
大約沒有人罷宝玉道我明明所見有人在內啼哭怎麼
沒有人裏人道我是疑心素常你到這裏傷心涼所見林
姑娘所以如今還是那樣宝玉不信還要所去婆子們趕
上說道二各快回去罷天已晚了別怨我們這敢走也只
是這裏路又隱僻又所得人說這裏林姑娘死後當所見
有哭聲所以人都不敢走的宝玉裏人所說都吃了取言

宝玉道可不是說着便滴下淚來說林妹也林妹也好好
兒的是我害了你了你別怨我六是父母作主並不是我
負心愈說愈痛便大哭起來裏人正在沒法只見秋紋帶
着些人趕來對裏人道你好好大盟怎麼領了二谷到這裏
來老太太太太他們打死人各處都找到了剛纔腰間上
有人說是你同二谷到這裏來了唬得老太太太太們了
不得罵着我叫我帶人趕來還不快回去麼宝玉猶自痛
哭裏人也不顧他哭兩個人拉着就走一面替他拭眼淚
告訴他老太太本着急宝玉沒法只得回來裏人知老太太
不放心將宝玉仍送到賈母那邊眾人都等着未敢賈母

便說我人我素常知你明白總把宝玉交給你怎麼今兒帶他園裏去他的病總好倘或撞着什麼又鬧起來這便怎麼處我人也不敢分辨只得低頭不語寶釵看宝玉顏色不好心裏着寒的吃驚倒還是宝玉恐我人受委屈說道青天白日怕什麼我因為好些時沒到園裏逛上今兒趁着酒興走上那裏就撞着什麼了呢鳳姐在園裏吃過大虧的聽到那裏笑毛倒豎說寶兄弟胆子忒大了湖雲道不是胆大倒是心實不知是會芙蓉神去了還是尋什麼仙去了宝玉听着也不答言獨有王夫人急的一言不發賈母問道你到園裏可會唬着什麼這回不用說了已後

要進到底多帶幾個人總好不然大家早散了回去好好的睡一夜明日一早過來我还要我補叫你們再樂一天呢不要爲他又鬧出什麼原故來衆人所說辭了賈母出來薛姨媽便到王夫人那裏往下史湘雲仍在賈母房中迎春便往惜春那裏去了餘者各自回去不題獨有宝玉回到房中嘆聲嘆氣寶釵明知其故也不理他只是怕他憂悶勾出舊病來領進裏間叫襲人來細問他宝玉到園怎樣的光景未知襲人怎生回說下回分解

以林姑太太是林姑太太人說去回話不回來

夢蘭公出書說來則說裏間把林姑太太人來嚇問說定王侯國
同國國中則說定是定好問說其姑太太不野出只是野出
夢蘭公出書說來則說裏間把林姑太太人來嚇問說定王侯國
夢蘭公出書說來則說裏間把林姑太太人來嚇問說定王侯國
夢蘭公出書說來則說裏間把林姑太太人來嚇問說定王侯國
夢蘭公出書說來則說裏間把林姑太太人來嚇問說定王侯國
夢蘭公出書說來則說裏間把林姑太太人來嚇問說定王侯國
夢蘭公出書說來則說裏間把林姑太太人來嚇問說定王侯國
夢蘭公出書說來則說裏間把林姑太太人來嚇問說定王侯國
夢蘭公出書說來則說裏間把林姑太太人來嚇問說定王侯國

紅樓夢第一百九回

候芳魂五兒承錯愛 還孽債迎女返真元

話說寶釵叫在家人問出原故恐黛玉悲傷成疾便將黛玉
臨死的話與襲人假作閒談說是人生在世有意有情到
了死後各自幹各自的去了並不是生前那樣個人死後
還是這樣活人雖有痴心死的竟不知道况且林姑娘既
說仙去他看凡人是個不堪的濁物那裡還肯混在世上
只是人自己疑心所以招些邪魔外祟來纏擾了寶釵雖
是與襲人說話原說給黛玉听的襲人會意也說是沒有
的事若說林姑娘的魂靈兒還在園裡我們也弄好的怎

么不曾夢見了一次宝玉在外間听得細上的想道果然也奇我知道林妹上死了那一日不想幾遍怎么從沒夢過想是他到天上去瞧了我這凡夫俗子不能交通神明所以夢都沒有一個兒我就在外間睡着或者我從園裡回來他知道我的寔心肯與我夢裡一見我必要問他定在那裡去了我也時常祭奠若果不理我這濁物竟無一夢我便不想他了主意已定便說我今夜就在外間睡了你們也不用管我宝釵也不強他只說你不要胡思亂想你不瞧上太太因你園裡去了急得話都說不出來若是知道還不保養身子倘或老太太知道了又說我們不用心宝玉道自這話罷咧我坐一會子就進來你也乏了先睡罷宝釵知他必進來的假意說道我睡了我叫表姑娘伺候你罷宝玉听了正合機宜候宝釵睡了他便叫裁人麝月另鋪設下一付被褥常叫人進來瞧二奶上睡着了沒有宝釵故意裝睡也是一夜不寧那宝玉知是宝釵睡着便與裁人道你們各自睡罷我又不傷感你若不信你就伏侍我睡下再進去只要不驚動我就是了裁人果然伏侍他睡下便預備下了茶水開好了門進裡間去照應一回各自假寐宝玉若有動靜再為出來宝玉見裁人等進來便將坐更的兩個婆子支到外頭他輕上的坐

起來暗上的祝了幾句便睡下了欲與神交起初再睡不
着已後把心一靜便睡去了豈知一夜安眠直到天亮宝
玉醒來拭眼坐起來想了一回並無有夢便嘆口氣道正
是悠悠生死別經年魂魄不曾來入夢宝釵却一夜反沒
有睡着听宝玉在外边念這兩句傷接口道這句又說莽
撞了如君林妹妹在時又該生氣了宝玉听了反不好意思
只得起來搭起着往裡間走來說我原要進來的不意
得一個神兒就打着了宝釵道你進來不進來與我什麼
相于襲人等本沒有睡眼見他們兩個說話卽忙倒上茶
來已見老太太那邊打冤小子頭來問宝二釵昨晚睡得安

頓麼若安頓時早早的二奶奶梳洗了就過去襲人便
說你去回老太太說宝玉昨夜狠安頓回來就過來小子
頭丢了宝釵起來梳洗了驚見襲人等則着先到賈母那
裡行了禮便到王夫人那邊起至鳳姐都讓過了仍到賈
母處見他母親也過來了大家問起寶玉晚上好麼宝釵
便說回去就睡了沒有什麼眾人放心又說此一開話只見
小子頭進來說二姑奶奶要回去了聽見說孫姑爺那邊
人來回太太那裡說了些話太太對人到四姑娘那邊
邊說不必留了誰他去罷如今二姑奶奶在大太太那邊
哭呢大約就過來請老太太賈母眾人聽了心中好不自

在都說二姑娘這樣一個人爲什麼命裡遭着這樣的人一輩子不能出頭這便怎麼好說着迎春進來淚痕滿面因爲是寶釵的好日子只得含着淚辭了衆人要回玉賈母知道他的苦處也不便強留只說道你回去也罷了但更不要悲傷碰着了這樣人也是沒法兒的過幾天我再打發人接你去迎春道老太太始終疼我如今也疼不來了可憐我只是沒有再來的時候了說着眼淚直流衆人都勸道這有什麼不能回來的比不得你三妹妹隔得遠要見面就難了賈母等想起探春不覺也大家落淚只爲是寶釵的生日卽轉悲爲喜說這也不難只要海疆平靜

那邊親家調進京來就見着了大家說可不是這愁着呢說着迎春只得含悲而別衆人送了出來仍回賈母那裡從早至暮又鬧了一天衆人見賈母勞之各自散了獨有薛姨媽送了賈母到寶釵那但說道你哥哥是今年過了直要等到皇恩大赦的時候減了等纔好贖罪這幾年叫我孤苦伶仃怎麼處我想要與你二哥哥完婚你想想好不好寶釵道媽媽是爲着大哥哥娶了親唬怕的了所以把二哥哥的事猶豫起來攔我說狠該就辦那姑娘是媽媽知道的如今在這裡也狠苦娶了去雖說我家窮死竟比他傍人門戶好多着呢薛姨媽道你得便的時候就

夫告訖老太太說我家沒人就要快日子了。寶釵道：「媽，只管同一哥哥商量，忒個好日子過來，和老太太太太說了，娶過去就完了一宗事。這裏老太太也巴不得娶了去，纔好薛姨媽道：今日聽見更姑姐也就回去了。老太太心裡要留你姊妹在這裡住幾天，所以他住下了。我想他也不是不定多早晚就走的人了。你們姊妹們也多敘幾天話兒。」寶釵道：「正是。兀是薛姨媽又坐了一坐出來，辭了眾人回去了。却說寶玉晚間歸房，因想昨夜黛玉竟不人夢，或者他已經成仙，所以不肯來見我。這種獨人也是有的。不然就真我的性兒太急了，也未可知。」便想了個主意，向寶釵說道：「我昨夜偶然在外間睡着，似乎比在屋裡睡的安穩些。今日起來，心裡也覺清淨些。我的意思，還要在外間睡兩夜，只怕你們又來攔我。」寶釵聽了，明知早晨他嘴裡念詩是爲着黛玉的事，了想來他那個歇性是不能勸的。何好叫他睡兩夜索性自己死了心也罷了。况兼昨夜聽他睡的倒也安靜，便道：「好沒來由，你只管睡去。我們攔你作什麼？但只不要胡思亂想，招出些邪魔外祟來。」寶玉笑道：「誰想什麼？」襲人道：「依我勸二爺，竟還是屋裡睡罷。外邊一時照應不到，着了風，倒不好。」寶玉未及答，見寶釵却向襲人使了個眼色，襲人會意，便道：「也罷，叫個人跟着。」

你罷夜裡好倒茶倒水的。宝玉便笑道：「這麼說你就跟了我來。」襲人聽了，倒沒意思。起來登時飛紅了臉，「一」也不言語。寶釵素知襲人穩重，便說道：「他是跟慣了我的，還叫他跟着我。」稱叫麝月五兒照料着也罷了。況且今日他跟着我，鬧了一天也乏了，該叫他歇歇了。宝玉只得笑着出來。寶釵因命麝月五兒給宝玉仍在外間鋪設了文，囑咐兩個人醒睡些，要茶要水都留點神兒。兩個答應着出來，看見黛玉端然坐在床上，閉目合堂，居然像個和尚一般。兩個也不敢言語，只管瞅着他笑。寶釵又命襲人出來，照應襲人看見這般，却也好笑，便輕上的叫道：「該睡了，怎麼又打起坐來了？」黛玉睜開眼，看見襲人，便道：「你們只管睡罷。」我坐一坐就睡。襲人道：「因為你昨日那個光景鬧的，二奶奶一夜沒道你再這麼着，成何事體？」宝玉料着自己不睡都不肯睡，便收拾睡下。襲人又囑咐了麝月等幾句，纔進去關門。睡了這裡，麝月五兒兩個人也收拾了被褥，伺候。黛玉睡着，各自歇下。那知黛玉要睡越睡不着，見他兩個人在那裡打鋪，忽然想起那年襲人不在家時，晴雯麝月兩個人服事，夜間麝月出去時，要唬他，因為沒穿衣，服着凉了，後來還是從這個病上死的。想到這裡，一「心」移在晴雯身上去了。忽又想起鳳姐說五兒給晴雯脫了個

影兒因又將想晴雯的心腸移在五兒身上自己假作睡
着偷偷的看那五兒越暗越像晴雯不覺獸性復發聽了
聽裡間已無聲息知是睡了却見麝月也睡着了便故意
叫了麝月兩聲却不答應五兒聽見宝玉喚人便問道二
爺要什麼宝玉道我要漱漱口五兒見麝月已睡只得起
來重新剪了蠟花倒了一鐘茶來一手托着漱盂却因趕
忙起來的身上只穿着一件桃紅綾子小袄兒鬆鬆的挽
着一個簪兒宝玉看時居然晴雯復生忽又想起晴雯說
的早知擔個虛名也就打個正經主意了不覺獸性的呆
看也不接茶那五兒自從芳官去後也無心進來了後來

聽得鳳姐叫他進來伏侍宝玉竟比宝玉盼他進來的心
還急不相進來以後見寶釵襲人一般尊貴穩重看着心
裡實有敬慕又見宝玉瘋瘋傻傻不是先前風致又聽見
王夫人爲女孩子們和宝玉頑笑都攥了所以把這件事
揣在心上倒無一毫的見古私情了怎奈這位獸翁今晚
把他當作晴雯只管愛惜起來那五兒早已羞得兩頰紅
潮又不敢大聲說話只得輕輕的說道二爺漱口呵宝玉
笑着接了茶在手中也不知道漱了沒有便笑嘻嘻的問
道你和晴雯姐姐好不好五兒聽了摸不着頭腦便道
都是姐妹也沒有什麼不好的宝玉又悄悄的問道晴雯



病重了我看他去不是你去了麼五兒微微疼着點頭
見宝玉道你聽見他說什麼了沒有五兒搖着頭兒道沒
有宝玉已經忘神便把五兒的手一拉五兒急得紅了臉
心裡亂跳便悄悄說道二爺有什麼話只管說別拉拉扯
扯的宝玉纔放了手說道他和我說來着早知擔了個虛
名也就打正經主意了你怎麼沒聽見麼五兒聽了這話
明明是輕薄自己的意思又不敢怎麼樣便說道那是他
自己沒臉這也是我們女孩兒家說得的嗎宝玉着意道
你怎麼也是這個道學先生我看你長的和他一模一樣
我纔肯和你說這個話你怎麼倒拿這些話來消場他此

時五兒心中也不知宝玉是怎麼個意思便說道夜深了
二爺也睡罷別儘坐着坐着涼着剛纔奶奶和襲人姐姐
怎麼囑咐了宝玉道我不涼說到這裡忽然想起五兒沒
穿着大衣服就怕他也像晴雯着了涼便說道你爲什麼
不穿上衣服就過來五兒道爺叫的緊那裡有儘着穿衣
裳的空兒要知道說這半天話兒時我也穿上了宝玉聽
了連忙把自己蓋的一件月白綾子綿襖兒揭起來遞給
五兒叫他披上五兒只不音接說二爺蓋着罷我不涼我
涼我有我的衣裳說着回到自己鋪邊拉了一件長襖披
上又聽了聽麝月睡的正倦纔慢上過來說二爺今晚不

是要養神呢嗎宝玉笑道寔告訴你罷什麼是養神我倒
是要過仙的意思五兒聽了越發動了疑心便問道過什
麼仙宝玉道你要知道這話長着呢你挨着我坐下我
告訴你五兒紅了臉笑道你在那裡躺着我怎麼坐呢宝
王道這個何妨那一年今天也是你麝月姐姐和你晴雯
姐姐頭我怕凍着他還把他攬在被裡握着呢這有什麼
前大凡一個人總不要酸文假醋纔好五兒聽了句句都
是寶玉調戲之意那知這位黠翁却是寔心寔意的話兒
五兒此時走開不好站着不好坐下不好倒沒了主意了
田微微的笑着道你別混說了看人家聽見這是什麼意

思怨不得人家說你專在女孩兒身上用工夫你自己成
看一奶如和襲人姐姐都是仙人兒是的只愛和別人胡
纏明兒再說這些話我回了二奶奶看你什麼臉兒人正
說着只聽外面咕咚一聲把兩個人嚇了一跳裡間宝釵
咳嗽了一声宝玉聽見連忙扭嘴兒五兒也就忙忙的息
了燈悄悄的躺下了原來宝釵襲人因昨夜不曾睡又兼
日間勞乏了一六所以睡去都不曾聽見他們說話此時
完中一响早已驚醒聽了聽也無動靜宝玉此時躺在床
上心裡疑惑莫非林妹妹來了聽見我和五兒說話故意
藉我們的翻來覆去胡思亂想五更以後纔朦朧睡去却

五兒被宝玉鬼混了半夜又兼宝钗咳嗽自己懷着鬼胎生怕宝钗聽見了也是思前想後一夜無眠次日一早起來見宝玉尚昏昏睡着便輕輕兒的收拾了屋子那時麝月已醒便道你怎麼這麼早起來了你難道一夜沒睡嗎玉兒聽這話又似麝月知道了的光景便只是越笑也不答言不一時宝钗襲人也都起來開了門見宝玉尚睡却也納悶怎麼外邊兩夜睡得倒這般安穩及宝玉醒來見衆人都起來了自己連忙爬起来着眼睛細想昨夜又不曾夢見可是仙凡路隔了慢慢的下了床又想昨夜五兒說的宝钗襲人都是天仙一般這話却也不錯便的

怔的瞅着宝钗宝钗見他發怔雖知他爲黛玉之事却必定不得夢不夢只是瞅的目已倒不好意思便道二爺昨夜可真過見仙了麼宝玉聽了只道昨晚的話宝钗聽見了笑着勉強說道這是那裡的話那五兒聽了這一句越發心虛起來又不好說的只得且看着宝钗的光景只見宝钗又笑着問五兒道你聽見二爺睡夢中和人說話來着麼宝玉聽了已坐不住搭起着走開了五兒把臉飛紅只得含糊道前半夜倒說了幾句我也沒聽見什麼擔了虛名又什麼沒打正經主意我也不懂勸着二爺睡了後來我也睡了不知二爺還說來着沒有宝钗低頭一想這

話明是爲黛玉了但儘着叫他在外頭恐怕心邪了招出
些花妖月媚來况兼他的舊病原在姊妹上情重祇好設
法將他的心意挪移過來然後徒免無事想封這裡不免
面紅耳熱起來也就越越的進房梳洗去了且說賈母兩
日高脚裏吃多了些這晚有些不受用第二天便覺着胸
口飽悶鴛鴦等要回賈政賈母不叫言語說我這兩日嘴
饒些吃多了點子我餓一頓就好了你們快別吵嚷于是
鴛鴦等並沒有告訴人這日晚間宝玉回到自己屋裡兄
宝釵自買母王夫人處纔請了晚安回來宝玉想着早起
之事未免赧顏慙慙宝釵着他這樣也曉得是個沒意思
的光景因想着他是個痴情人要治他的這病少不得仍
以痴情治之想了一回便問宝玉道你今夜還在外間睡
去罷咧宝玉自覺沒趣便道裡間外間都是一樣的宝釵
意欲再說反覺不好意思襲人道罷呀這倒是什麼道理
呢我不信睡得那麼安穩五兒聽見這話連忙接口道二
餅在外間睡別的倒沒什麼只是愛說夢話叫人摸不着
頭腦兒又不敢駁他的回襲人便道我今日挪到床上睡
睡看說夢話不說你們只管把二爺的鋪蓋鋪在裡間就
完了宝釵聽了也不作声至玉自己慚愧不來那裡還有
強嘴的分兒便依着搬進裡間來一則宝玉負愧欲安慰

寶釵之心二則寶釵惑宝玉思鬱成疾不如假以詞色使
得稍資親近以爲移花接木之計于是當晚襲人果然挪
出去宝玉因心中愧悔寶釵欲摧絡宝玉之心自過門至
今日方纔如魚得水恩愛纏綿所謂二五之精妙合而凝
的了此是後話且說次日宝玉寶釵同起宝玉梳洗了先
過賈母這邊來這裡賈母因疼宝玉又想寶釵孝順忽然
想起一件東西便叫鴛鴦開了箱子取出祖上所遺一個
漢玉瑛雖不及宝玉他那塊玉石掛在身上却也希罕鴛
鴦找出來遞與賈母便說道這件東西我好像從沒見的
老太太這些年還記得這樣清楚說是那一箱什麼匣子

裡裝着我按着老太太的話一拿就拿出來了老太太怎
麼想着拿出來做什麼賈母道你那裡知道這塊玉還是
祖爺爺給我們老太太爺疼我臨出嫁的時候叫了
我去親手遞給我的遠說這玉是漢時明佩的東西狠貴
重你拿着就像見了我的一樣我那時遠小拿了來也不
當什麼便插在箱子裡到了這裡我見僧們家的東西也
多這算得什麼從沒帶過一掠便掠了六十多年年見見
宝玉這樣孝順他又丟了一塊玉故此想看拿出來結他
也像是祖上給我的意思一時宝玉請了安賈母便喜歡
道你過來我給你一件東西瞧瞧宝玉走到床前賈母便

把那塊漢玉遞給宝玉。宝玉接來一瞧，那玉有三寸方圓，形似甜瓜色，有紅暈，甚是精緻。宝玉口口稱讚。賈母道：「你怎麼這是我祖爺爺給我的？我傳了你罷。」宝玉笑着請了一個安謝了，又拿了要送給他母親，賈母道：「你太太瞧了，告訴你考子，又說疼見子，不如疼孫子了。」他們從沒見過，宝玉笑着去了。宝釵等又說了幾句話，也辭了出來。自此賈母兩日不進飲食，胸口仍是結悶，覺得頭暈目眩，咳嗽。邢王二夫人鳳姐等請安，見賈母精神尚好，不過叫人告訴賈政，立刻來請了安。賈政出來，即請大夫看脈，不多一時，大夫來診了脈，說是有年紀的人，停了些飲食，感目些風寒，略消導，完散些就好了。開了方子，賈政看了，知是尋常藥，命人煎好進服。已後賈政早晚進來請安，一連三日不見，稍減。賈政又命賈璉打听好大夫，快去請來。瞧老太太的病，借們家常請的幾個大夫，我瞧着不怎麼好，所以叫你去。賈璉想了一想，說道：「記得那年宝兄弟病的時候，倒是請了一個不行醫的來，瞧好了的。如今不如我他賈政道：「醫道却是極難的，愈是不以時的大夫，倒有本領。你就打發人去找來罷。」賈璉即忙答應去了。回來說道：「這劉大夫新近出城教書去了，過十來天進城。一次這時禁不得，又請了一位，也就來了。賈政听了，只得等著，不題。」

說賈母病時合宅女眷無日不來請安一日衆人都在那
裡只見着園內腰門的老婆子進來回說園裡的槐翠菴
的妙師父知道老太太病了特來請安衆人道他不常過
來今兒特地來你們快請去來鳳姐走到床前問賈母岫
烟是妙玉的舊相識先走出去接他只見妙玉頭帶妙常
髻身上穿一件月白素紬袄兒外罩一件水田青緞綾邊
長背心拾着秋香色的絲絲腰下繫一條淡墨畫的白綾
裙手執麈尾念珠跟着一個侍兒飄飄上拽上的走來岫烟
見了問好說是在園內住的日子可以常常來瞧瞧你近
來因爲園內人少一個人輕易難出來況且俗們這裡的
腰門當閑着所以這些日子不得見你今兒幸喜妙玉道
頭裡你們是熱鬧場中你們雖在外園裡住我也不便常
來親近如今知道這裡的事情也不大好又听說是老太太
太病着又惦記你並要瞧瞧七宝姑娘我那管你們的閑不
閑我要來就來我不來你們要我來也不能响岫烟笑道
你还是那種脾氣一面說着已到賈母房中衆人見了都
問了好妙玉走到賈母床前問候說了幾句套話賈母便
道你是個女菩薩你瞧七我的病可好得了好不了妙玉
道老太太這樣慈善的人壽數正有呢一時感冒吃幾貼
藥想來也就好了有年紀人只要寬心些賈母道我倒不

後這些我是極愛尋快樂的如今這病也不查怎樣只是胸隔悶飽剛纔大夫說是氣惱所致你是知道的誰敢給我氣受這不是那大夫脉理平常么我和璉兒說了還是頭一個大夫說感冒傷食的是明兒仍請他來說着叫奴與吩咐廚房裡辦一桌淨素菜來請他在這裡便飯妙王道我已吃過午飯了我不吃東西的王夫人道不吃也罷僧們多坐一會說些閒話兒罷妙王道我久已不見你們今兒來瞧我你又說了一回話便要走回頭見惜春站着春道道四姑娘爲什麼這樣瘦不要只管愛書勞了必惜便問我久不書了如今住的房屋不比同裡的顯亮所以沒與書妙王道你如今住在那一所下惜春道就是你總進來的個門東邊的屋子你要來狠近妙王道我高興的時候來瞧你情書等說着送了出去回身過來聽見了頭們四說大夫在賈母那邊呢衆人暫且散去那知賈母這病日重一日延醫調治不效已後又添腹瀉賈政着急知病難醫卽命人到衙門告假日夜同王夫人親視湯藥一日見賈母畧進些飲食心裡稍寬只見老婆子在門外探頭王夫人叫彩雲看去問問是誰彩雲看了是薛蝌看到孫家去的人便道你來做什麼婆子道我來了半日這裡我不着一個姐姐們我又不放冒撞我心裡又急彩

雲道你急什麼又是姑爺作踐姑娘不成么婆子道姑娘
不好了前兒鬧了一場姑娘哭了一夜昨日痰賭住了他
們又不請大夫今日更利害了彩雲道老太太病着呢別
太驚小怪的王夫人在內已聽見了恐老太太聽見不受
用忙叫彩雲帶他外頭說去豈知賈母病中心淨偏七閃
見便道迎了頭要死了麼王夫人便道沒有婆子們不知
輕重說是這兩日有些病恐不能就好到這裡問大夫賈
母道想我的大夫就好快請了去王夫人便叫彩雲叫這
婆子去回老太太去那婆子去了這裡賈母便悲傷起來
彩雲我三個孫女兒一個身盡了福死了三子頭這嫁不

得見面迎了頭雖苦或者教出來不打諒他年輕土見的
就要死了留着我這么大年紀的人活着做什麼王夫人

和央等解劝了好半天那時寶釵李氏等不在房中鳳姐

近來有病王夫人恐賈母生悲添病便叫人叫了他們來

陪着自己回到房中叫彩雲來埋怨這婆子不懂事已後

我在老太太那裡你們有事不用來回了頭門波命不言

豈知那婆子剛到那夫人那裡外頭的人已傳進來說二

姑奶奶死了邢夫人听了也便哭了一場現今他父親不

在家中只得叫賈璉快去瞧着知賈母病重眾人都不敢

回可憐一位如花似月之女結褵年餘不料被孫家採撻

以致身亡又值賈母病篤衆人不便離間竟容孫家草草
完結賈母病勢日增只想這些好女兒見一時想起湘雲便
打發人去賤他回來的人情上的我死因死在老太太
大身旁王夫人等都在那裡不便去到了後頭我了琬
玳告訴他道老太太想史姑娘嘔叫我們去打聽那裡知道
史姑娘哭得不得了不得說是姑爺得了呆病大夫都瞧了說
這病只怕不能好若變了個癆病还可推過四五年所以
史姑娘心裡着急又知道老太太病只是不能過來請安
還叫我不要往老太太面前提起倘或老太太問起來務
必托你們變個法兒回老太太終好琥珀听了咳了一聲

就也不言語了半日說道你去罷琥珀也不便回心裡打
算告訴她央叫他撒謊去所以來到賈母床前只見賈母
神色大變地下站着一屋子的人喊上的說瞧着是不好
了也不敢言語了這程賈政悄上的叫賈璉到身傍向耳
邊說了幾句話賈璉輕上的答應出去了便傳齊了現在
家的一干家人說老太太的事待好出來了你們快上的分
頭派人辦去頭一件先請出板來璉上的好掛裡了快等各
處將各人的衣服量了尺寸都開明了便叫裁縫去做孝
衣那棚杠執事都去講定廚房裡這該多派幾個人賴大
等同道二爺這些事不用爺費心我們早打算好了只是

這項銀子在那裡打籌賈璉道這種銀子不用打籌了老太太自己早留下了剛纔老爺的主意只要辦的好我想外面也要好看願大等答應派人分頭辦去賈璉復回到自己房中硬問平兒你奶奶今兒怎麼樣平兒把嘴裡一努說你瞧去賈璉進內見鳳姐正要穿衣一時動不得暫且靠在炕桌兒上賈璉道你只怕養不住了老太太的事今兒明兒就要出來了你還脫得過麼快叫人將屋裡收拾收拾就該扎掙上去了若有了事你我還能回來麼鳳姐道借們這裡還有什麼收拾的不過就是這點子東西還怕什麼你先去罷看老爺叫你我換件衣裳就來買

璉先回到賈母房裡向賈政悄上的同道諸事已交派明白了賈政點頭外面又教太醫進來了賈璉接入又診了一回出來悄上的告訴賈璉者太太的脈氣不好防着些賈璉會意與王夫人等說知王夫人即忙使眼色叫鴛鴦過來叫他把老太太的裝裹衣服預備出來如央自去料理賈母啣恨要茶喝邢夫人便進了一杯參湯賈母剛用嘴接着喝便道不要那個倒一鍾茶來我喝衆人不敢違拗即忙送土來一口喝了還要又喝一口便說我要坐起來賈政等道老太太要什麼只管說可以不必坐起來纔好賈母道我喝了口水心裡好些暑氣着和你們說說話

珍珠等用手輕上的扶起看見賈母這回精神好些未知
生死下同分解

紅樓夢第一百九回終

紅樓夢第一百十回

史太君壽終歸地府 王鳳姐力誑夫人心

却說賈母坐起說道我到你們家已經六十多年了從年輕的時候到老來福也享盡了白你們老爺起兒子孫子也都算好的了就是宝玉呢我疼了他一場說到那裡拿眼滿地下瞅着王夫人便推宝玉走到床前賈母從被窩裡伸出手來拉着宝玉道我的兒你要爭氣纔好宝玉嘴裡答應心裡一酸那眼淚便要流下來又不敢哭只得站着聽賈母說道我想再見一個重孫子我就安心了我的蘭兒在那裡呢李纨也推賈蘭上去賈母放了宝玉拉



着買蘭道你母親是要孝順的將來你成了人也叫你母親風光風光鳳丫頭呢鳳姐本來站在賈母旁邊趕忙走到跟前說在這裡呢賈母道我的兒你是太聰明了將來修修福罷我也沒有修什麼不過心實吃虧那些吃齋念佛的事我也不大幹就是舊年叫人寫了些金剛經送送人不知送完了沒有鳳姐道沒有呢賈母道早該施捨完了纔好我們大老爺和珍兒是在外頭罷了最可惡的是更了頭沒良心怎麼總不來照我鴛鴦等明知其故都不言語賈母又瞧了一瞧黛釵嘆了口氣只見臉上發紅賈政知是迴光返照即忙進上參湯賈母的牙關已經緊了合了一回眼又睜着滿屋裡瞧了一瞧王夫人黛釵上去輕輕扶着邢夫人鳳姐等使忙穿衣底下婆子們已將床安設停當鋪了被褥聽見賈母喉間略一响動臉變笑容竟是去了享年八十三歲衆婆子疾忙停床于是賈政等在旁一邊跪着邢夫人等在內一邊跪齊一齊舉起哀來外面家人各樣預備齊全只聽裡頭信兒一傳出來從榮府大門起至內室門扇扇大開一色淨白紙糊了孝棚高起大門前的牌樓立時豎起上下人等登時成服賈政報了丁憂禮部奏聞主上深仁厚澤念及世代功勳又係元妣祖母賞銀一于兩諭禮部主祭家人們各處報喪衆親

友雖知賈家勢敗今見聖恩隆重都來探喪擇了吉時成
殯停靈正寢賈赦不在家賈政爲長金玉賈環賈蘭是親
孫年紀又小都應守靈賈璉雖也是親孫帶着賈蓉尙可
分派家人辦事雖請了些男女外親來照應內裡邢王二
夫人李統鳳姐寶釵等是應靈旁哭泣的尤氏雖可照應
他賈珍外出欠住榮府一向總不上前且又榮府的事不
甚諳練賈蓉的媳婦更不必說了惜春年小雖在這裡長
的他于家事全不知道所以內裡竟無一人支持只有鳳
姐可以照管裡頭的事况又賈璉在外作主裡外他二人
倒自相宜鳳姐先前仗着自己的才幹原打諝老太太死

了他大有一番作用邢王二夫人等本知他曾辦過秦氏
的事必是安當於是仍叫鳳姐總理裡頭的事鳳姐本不
應辭自然應了心想這裡的事本是我管的那些家人更
是我手下的人太太和珍尤嫂子的本來來難使喚些如
今他們都去了銀項雖沒有了對牌這種銀子是現成的
外頭的事又是他辦着雖說我現今身子不好想來也不
致落褒貶必是比寧府裡還得辦些心下已定且待明日
接了事後日一早便叫周瑞家的傳出話去將花名冊取
上來鳳姐一二的瞧了統共只有男僕二十一人女僕只
有十九人餘者俱是些了頭連各房弄上也不過三十二

人难以點派差使心裡想道這回老太太的事倒沒有東
府裡的人多又將莊上的弄出幾個也不敷差遣正在思
算只見一個小丫頭過來說鴛鴦姐姐請奶奶鳳姐只得
過去只見鴛鴦哭得淚人一般一把拉着鳳姐兒說道二
奶奶請坐我給二奶奶磕個頭雖說服中不行禮這個頭
是要磕的鴛鴦說着跪下慌的鳳姐趕忙拉住說道這是
什麼禮有話好好的說鴛鴦跪着鳳姐便拉起來鴛鴦說
道老太太的事一應內外都是二爺和三奶奶辦這種銀
了是老太太留下的老太太這一輩子也沒有糟塌過什
麼銀錢如今臨了這件大事必得求二奶奶體上面面的
辦一辦纔好我方纔聽見老爺說什麼詩云子曰我不懂
又說什麼喪與其易寧戚我聽了不明白我問二奶奶
說是老爺的意思老太太的喪事只要悲切纔是真孝不
必糜費圖好看的念頭我想老太太這樣一個人怎麼不
該體面些我雖是奴才丫頭敢說什麼只是老太太疼二
奶奶和我這一場臨死了還不叫他風光風光我想二奶
奶是能辦大事的故此我請二奶七來來作個主我生是
跟老太太的人老太太死了我也是跟老太太的若是賄
不見老太太的事怎麼辦將來怎麼見老太太呢鳳姐所
了這話來的古怪便說你放心要体面是不難的况且老

俞雖說要省那勢派也錯不得便拿這項銀子都花在老太太身上也是該常的鴛鴦道老太太的遺言說所有剩下的東西是給我們的二奶奶倘或用着不設只管拿這一個去拆爰補上就是老俞說什麼我也不好違老太太的遺言那日老太太分派的時候不是老俞在這裡聽見的麼鳳姐道你素來最明白的怎麼這會子那樣的着急起來了鴛鴦道不是我着急爲的是老太太是不管事的老爺是怕招搖的若是二奶奶心裡也是老爺的想頭說抄過家的人家喪事還是這麼好將來又要抄起來也就不顧起老太太來怎麼處在我呢是個丫頭好歹碍不着到底

底是這裡的声名鳳姐道我知道了你只管放心有我呢鴛鴦千恩萬謝的托了鳳姐那鳳姐出來想道鴛鴦這東西好古怪不知打了什麼主意論理老太太身上本該体面些愛不要管他且按着偈們家先前的樣子辦去於是叫了旺兒家的來傳話出去請二爺進來不多時賈璉進來說道怎麼我我在裡頭照應著些就是了橫豎作主是偈們二老爺他說怎麼著偈們就怎麼著鳳姐道你也說起這個話來了可不是鴛鴦說的話應驗了麼賈璉道什麼鴛鴦的話鳳姐便將鴛鴦請進去的話述了一遍賈璉道他們的話算什麼總剛二老爺叫我去說老太太的

事固要認真辨理但是知道的呢說是老太太自己結果自己不知道的只說咱們都隱匿起來了如今狠寬若老太太的這種銀子用不了誰還要麼仍舊該用在老太太身上老太太是在南邊的坡地雖有陰宅却没有老太太的柩是要歸到南邊去的留這銀子在祖坟上蓋起些房屋來再餘下的置買几頃祭田借們回去也好就是不回去也叫這些貧窮族中住着也好按時按節早晚上香時常祭掃祭掃你想這些話可不是正經主意據你這個話難道都花了罷鳳姐道銀子發出來了沒有賈璉道誰見過銀子我所見咱們太太所見了二老爺的話極力的說

撥二太太和二老爺說這是好主意叫我怎麼着現在外頭棚扛上要交幾百銀子這會子還沒有發出來我要支他們都說且先叫外頭辦了回來再美你想這些奴才們有錢的早溜了按着冊子叫去有的說告病有的說下莊子去了走不動的有幾個只有賺錢的能發還有賠錢的本事麼鳳姐听了呆了半天說道這還辦什麼正說着見來了一個丫頭說太太的話問二奶奶今兒第三天了裡頭還狠亂供了飯還叫親戚們等着嗎叫了半天來了菜短了飯這是什麼辦事的道理鳳姐急忙進去吆喝人來伺候胡弄着將早飯打發了偏偏那日人來的多裡頭

的人都死眉瞪眼的鳳姐只得在那裡照料了一會子又
惦记着派人赶着出來叫了旺兒家的傳齊了家人女人
們一一分派了衆人都答應着不動鳳姐道什麼時候還
不供飯衆人道傳飯是容易的只要將裡頭的東西發出
來我們纔好照管去鳳姐道糊塗東西派定了你們少不
得有的衆人只得勉強應着鳳姐即住上房取發應用之
物要去請示邢王二夫人見人多難說看那時候已經日
漸平西了只得我了鴛鴦說要老太太存的這一分傢伙
鴛鴦道你还問我呢那一年二爺富了贖了來了麼鳳姐
道不用銀的金的只要這一分平常使的鴛鴦道老太太

珍大奶奶屋裏使的是那裡來的鳳姐一想不差轉身就
走只得到王夫人那邊找了玉釧彩雲繞拿了一分回來
急忙叫彩明登賬發與衆人收管鴛鴦見鳳姐這樣慌張
又不好叫他回來心想他頭裡作事何等爽利過到如今
怎麼掣肘的這個樣兒我看這兩三天連一點頭腦都沒
有不是老太太白疼了他了嗎那裡知邢夫人一聽賈政
的話正合着將來家計艱難的心巴不得留一點子作個
收局况且老太太的事原是長房作主賈赦雖不在家賈
政又是拘泥的人有件事便說請大奶奶的主意邢夫人
素知鳳姐手脚大賈璉的闊鬼所以死拿住不放鬆鴛鴦

金瓶梅
圖書

只道已將這項銀兩交了出去了故見鳳姐掣肘如此便疑爲不肯用心便在賈母靈前嘮嘮叨叨哭個不了那夫人等聽了話中有話不想到自己不合鳳姐便宜行事反說鳳姐頭裏然有些不用心王夫人到了晚上叫了鳳姐過來說借們家雖說不濟外頭的體面是要的這兩三日人來人往我瞧着那些人都照應不到想是你沒有吩咐還得你替我們操點心兒纔好鳳姐听了呆了一會要將銀兩不湊手的話說出但是銀錢是外頭管的王夫人說的是照應不到鳳姐也不敢辨只好不言語那夫人在旁說這道理該是我們做媳婦的操心本不是孫子媳婦的事

但是我們動不得身所以托你的你是打不得撒手的事鳳姐紫漲了臉正要回說只聽外頭鼓樂一奏是燒黃昏紙的時候了大家舉起哀來又不得說鳳姐原想回來再說王夫人催他出去料理說道這裡有我們呢你快快兒的去料理明兒的事罷鳳姐不敢再言只得含悲忍泣的出來又叫人傳齊了衆人又吩咐了一會說大娘嬸子們可憐我罷我上頭推了好些說爲的是你們不齊集叫人笑話明兒你們豁出些辛苦來罷那些人回道奶奶辦事不是今兒個一遭兒了我們敢違拘嗎只是這回的事上頭过于累贅只說打發這頓飯罷有的在這裡吃有的要

在家裡吃請了那位太太又是那位奶奶不來諸如此類
那得齊金遠求奶奶勸上那些姑娘們不要挑筋就好了
鳳姐道頭一層是老太太的了頭們是難纏的太太們的
也唯說話叫我說誰去呢衆人道從前奶奶在東府裡還
是著爭要打要罵怎麼這樣鋒利誰敢不依如今這些姑
娘們都壓不住了鳳姐嘆道東府裡的事雖說托辦的大
太雖在那裡不好意思說什麼如今是自己的事情又是
公平的人人說得話再者外頭的銀錢也叫不靈卽如棚
裡要一件東西傳了出來總不是拿進來這得我什麼法
見呢衆人道二爺在外頭倒怕不應付麼鳳姐道還提那
個他也是那裡爲難第一件銀錢不在他手裡要一件得
回一件那裡湊手衆人道老太太這頂銀子不在二爺手
裡嗎鳳姐道你們回來問當事的便知道了衆人道怨不
得我們聽見外頭男人抱怨說這麼件大事借們一點摸
不着淨當苦差衆人怎麼能齊心呢鳳姐道如今不用說
了眼面前的事大家留些神罷倘或鬧的上頭有了什麼
說的我和你們不依的衆人道奶奶要怎麼樣他們敢抱
怨嗎只是上頭一人一個主意我們是在難週到的鳳姐
听了没法只得央說道好大娘們明兒且幫我一天等我
把姑娘們鬧明白了再說罷咧衆人听命而去鳳姐一肚

子的委屈愈想愈氣直到天亮又得上去要把各處的人整理整理又恐那夫人生氣要和王夫人說怎奈那夫人挑唆這些丫頭們見那夫人等不助着鳳姐的威風更加作踐起他來幸得平兒替鳳姐排解說是二奶奶巴不得要好只是老爺太太們吩咐了外頭不許糜費所以我們二奶奶不能應付到了說過幾次纔得安靜些雖說偷經道識上祭掛帳絡繹不絕終是銀錢各罄誰肯踴躍不過萬草子事連日王如誥命也來得不少鳳姐也不能上去照應只好在底下張羅叫了那個走了這個發一回急火及一會胡弄過了一起又打發一起別說鴛鴦等看去不

像樣連鳳姐自己心裡也過不去了那夫人雖說是家婦仗着悲戚爲孝四個字倒也都不理會王夫人落得跟了那夫人行事餘者更不必說了獨有李執事出鳳姐的替處也不敢替他說話只自嘆道俗語說的牡丹雖好全仗綠葉扶持太太們不虧了鳳丫頭那些人還帮着嗎若是三姑娘在家还好如今只有他幾個自己人陪張羅面

前背後的也抱怨說是一個錢摸不着臉面也不能剩一點兒老爺是一味的盡孝庶務上頭不大明白這樣的一件大事不撒散幾個錢就辦的開了嗎可憐鳳丫頭鬧了幾年不想在老太太的事止只怕保不住臉了於是抽空

兒叫了他的人來吩咐道你們別看着人家的樣兒也遭塌起理二奶奶來別打諒什麼穿孝守靈就等大事了不過混過几天就是了看見那些人張羅不開便插個手兒也未爲不可這也是公事大家都該出力的那些素服李執的人都答應着說大奶奶說得狠是我們也不敢那麼着只聽見鴛鴦姐姐們的日話兒好像怪理二奶奶的是的李執道就是鴛鴦我也告訴過他我說理二奶奶並不是在老太太的事上不用心只是銀子錢都不在他手裡叫他巧媳婦還作的上沒米的粥來嗎如今鴛鴦也知道了所以他也不怪他了只是鴛鴦的樣子竟是不像從前

了這也奇怪那時候有老太太疼他倒沒有作過什麼威福如今老太太死了沒有了仗腰子的了我看他到有些氣實不大好了我先前替他愁這會子幸喜太老爺不在家纔躲過去了不然他有什麼法兒說着只見賈蘭走來說媽媽睡罷一天到晚人來客去的也乏了歇歇罷我這幾天總沒有摸摸書本兒今兒爺爺叫我家裡睡我喜歡的狠要理個一兩本書纔好別等脫了孝再都忘了李執道好孩子看書呢自然是好的今兒且歇歇罷等老太太送了殯再看罷賈蘭道媽媽要睡我也就睡在被窩裡頭想想也罷了衆人听了都說道好哥兒怎麼這點年紀得

了空兒就想到書上不像寶二爺娶了親的人還是那麼
孩子氣這幾日跟着老爺跪着瞧他狠不受用巴不得老
爺一動身就跑過來我二奶奶不知唧唧咕咕的說些什
麼甚至弄的二奶奶都不理他了他又去我琴姑娘琴姑
娘也遠避他邢姑娘也不狠同他說話倒是咱們坐家的
什麼喜姑娘咧四姑娘咧哥哥長哥哥短的和他們親密我
們看那寶二爺除了和奶奶姑娘們混混只怕他心裡也
沒有別的事白過費了老太太的心疼了他這麼大那裡
及蘭哥兒一零兒呢大奶奶你將來是不愁的了李統道
就好也還小只怕到他大了咱們家還不知怎麼樣了呢
環哥兒你們瞧着怎麼樣衆人道這一個更不像樣兒了
兩個眼睛倒像個活猴兒是的東溜溜西看看雖在那裡
嚟喪見了奶奶姑娘們求了他在孝幔子裡頭淨偷着眼
兒瞧人呢李統道他的年紀其實也不小了前日聽見說
還要給他說親呢如今又得等着了噯還有一件事俗們
家這些人我看來也是說不清的且不必說閒話後日送
殯各房的車輛是怎麼樣了衆人道連二奶奶這几天鬧
的像失魂落魄的樣兒了也沒見傳出去昨兒聽見我的
男人說連二爺派了舊一爺糾理說是借們家的車也不
穀趕車的也少要到親戚家去借去呢李統笑道車也都

是借得的麼衆人道奶奶說笑話兒了車怎麼借不得只是那一日所有的親戚都用車只怕難借想起还得僱呢李執道底下人的只得僱上頭白車也有僱的麼衆人道現在太太東府裡的大奶奶小蓉奶奶都沒有車了不僱那裡來的呢李執道嘆息道先前見有僱們家兒的太太奶奶們坐了僱的車來僱們都笑話如今輪到自已頭上了你明兒去告訴你的男人我們的車馬早兒的預備好了省得擠衆人答應了出去不題且說史湘雲因他女婿病着賈母死後只來的一次屈指算後日送殯不能不去又見他女婿的病已成癆症暫且不妨只得坐

夜前一日過來想起賈母素日疼他又想到自己命苦剛配了一個才貌雙全的男人性情又好偏偏的得了癆瘵症候不過捱日子罷了於是更加悲痛直哭了半夜鴛鴦等再三勸慰不止宝玉瞅着也不勝悲傷又不好上前去勸見他淚汪汪臉不敷脂粉更比未出嫁的時候猶勝几分轉又看宝琴等淡素裝飾自有一種天生丰韻獨有宝釵渾身孝服那知道比尋常穿顏色時更有一番雅致心裡想道所以千紅萬紫終讓梅花為魁殊不知並非為梅花開的早竟是潔白清香四字是不可及的了但只這時候若有林妹妹也是這樣打扮又不知怎樣的手韻了

想到這裡不覺的心酸起來那淚珠便直滾滾的下來了
趁着買母的事不妨放聲大哭衆人正勸湘雲不止外間
又添出一個哭的來了大家只道是想着買母疼他的好
處所以傷悲豈知他們兩個人各自有各自的心事這場
大哭不禁滿屋的人無不下淚還是薛姨媽李嬌娘等勸
住明日是坐夜之期更加執鬧鳳姐這日竟支撐不佳也
無方法只得用盡心力甚至咽喉嚔破敷衍過了半日到
了下半天人客更多了事情也更繁了瞻前不能顧後正
在着意只見一個小丫頭跑來說二奶奶在這裡呢怪不
得太太說裡頭人多照應不過來二奶奶是繫着受用
主子鳳姐听了這話一口氣撞上來往下一咽眼淚直流
只覺得前眼一黑藥子裡一甜便噴出鮮紅的血求身子
站不住就踣倒在地幸虧平兒急忙過來扶住只見鳳姐
的血吐個不住未知性命如何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四回終

